

王焱 編

# 日本漢文學百家集 7



北京燕山出版社



王焱 主編

日本漢文學百家集  
7



北京燕山出版社

# 第七册

空華文集 卷五至卷八 義堂周信著

.....

說

古集

世平集



空華文集

說

門人

梵意、等編

義山說示祐玄居士

原夫玄之為義也幽深極妙難解難了猶如高山不易登然居士既玄其名矣而參吾玄朝而參暮而參之而又參之半塗弗止焉則玄之義之易了易解譬彼陟高山者一覽天地之間所有世界城郭山川人畜草木之態歷之乎眉睫之際自然不勞著眼而觀之矣遂雅曰義山而為沈

明石說

石之內溫而外明者必玉也而方淪窮谷潛幽山混襍乎嶄岩礪礪之間則世莫之或識者牛羊舐而觸之樵牧躍而過之是時也君子養之以晦守之以愚而益俟厥德而

已矣未嘗以為辱焉幸而玉人之<sup>遇</sup>也披榛棘剗苔蘚輦  
而致之挽而攻之而乃為圭為瓚為璣為璠璣之器登于  
廟堂薦于上帝共于鬼神之祭天子為之峩冕百辟為之  
鞠躬是時也君子祗恐候德之或怠利器之或缺而夕惕  
拳之而已矣未嘗以為榮焉古以玉比君子有以也哉巨  
嶠琛上人寔相陽明石人也乃師因其生而表曰明石上  
人需余說三年於茲矣不已乃曰夫琛也者玉之美者宜  
乎曰明石且古之祖師若雲門臨濟皆以地稱焉則師之  
所以字之義亦深矣上人為德之符充乎中而誠之明  
章乎表玉之美是似焉則所謂雲門臨濟果何人也余尚  
何說戊申仲秋五臺釋某

廷用說

玉泉師為其徒璜字。廷用蓋松月老人舊稱以肺顏也。曰廷用借予東游行修學進前程未可量也。庚戌春告歸且出紙需字說。昔呂望未頭釣于渭之陽而得璜以為才者可用矣。既遇西伯出獵載歸推尊之為師。登之朝廷。其才果用焉。然則璜之為用也尚矣。君子以玉比德。故玉不去身佩之於腰间。凡朝廷太廟朝覲祭祀之儀。佩玉為之。蒞於是。有衝牙以馭之。組紱以承之。官高以充之。角徵以右之。固還以規之。折還以矩之。濟之為鏘之。而乃璜之美盡於斯矣。器之用備於斯矣。然而德不內修。惟服外飾焉。則君子不取。上人果能德充乎。己文被乎。身修焉。而弗倦進焉。而弗止。則器之用也。未晚子其行矣。式尉而翁之望。

崑山說

余聞西域<sup>域</sup>有山其名曰崑而美玉產焉故世之言玉者必以崑山為口實其山高萬餘里而有三角北名崑風西稱玄圃東乃崑崙宮學仙氏之流居焉往之以寶玉為之飾其園林也屋壁也徑路也蹂于足者視于目者捉于手者靡不皆玉也而居者不以為畜故有抵鵲之談由是世之貪寶者聞崑山之名則慾焉然以吾佛氏之說觀之一切眾生咸有無上法寶而不自知惟外是求故曰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秘在形山上人苟知有此寶則崑山不在西域而在吾衣袖中矣

### 圓鑑說

圓覺藏司梵相迺父春屋師字之圓鑑相持歸需予說惟夫如來藏中有一法寶假名曰圓鑑其體也每相其用也

每常其照也每心聖人明之故自鑑：它遇夫昧之故迷  
頭認歎惟夫每心也所以無物不照焉每常也所以每機  
不應焉無相也所以無形不現焉既然治之型之而粉之  
以玄錫摩之以白旃是乃物之自假也於吾何相之有而  
乃西施臨焉而美無盪醜焉而醜孤鬻舜焉而媚是皆物  
之自感也於吾何心之有至於南能非之北秀<sub>秀</sub>扶之東平  
撲之南嶽磨之是亦物之自為也於吾何常之有然則鑑  
也果每相乎無心乎無常乎曰然乎哉曰心曰相常是曰  
三者皆吾圓鑑中固有之具德也故物以萬而來吾以一  
而待之圓鑑之義或是歟相擲掄而曰贅哉汝說異乎吾  
師命字之義也曰在昔西天第十八葉之祖曰伽耶舍多  
其為童子也手持圓鑑造乎其師難提考者之前尊者問

一曰汝手中物當何所表曰諸佛大圓鑑內外無瑕翳兩人同得見心眼皆相似是乃師資之契間不容髮譬之兩鏡相照於中每像也曾何有相每相於其間哉余聞而合寸歎曰深矣手義每以加焉遂盡○此相以代說且贈此去宏居室中呈似迺翁賜句一筆則是吾圓鑑照天照地光明盛大之秋也嘆

玉田說

琳上人稱玉田徵說於空華子世之談玉者心必藍田為美故采玉者歸之如市其手空而往相而返者衆矣然此世寶也故貪而弗厭玩而弗捨至於招其罪喪厥志者不為不少可不慎哉惟一切衆生之心田也有無價法寶之玉生焉而厥田或廢而弗耘其玉無秋則鐵碁凍死者不

膏上人宜勤耘弗怠厥田必腴厥玉必秋方是時也其玉  
之德發焉曰溫而澤者仁之秋也縝密而栗者智之秋也  
虛而弗剝者義之秋也孚甲而旁達者信之秋也圭璋特  
達者鳴球戛擊者禮樂之秋也而乃寶之潤已散之漸人  
而衣之凍者而食之餓者玉田之秋也於是乎登矣豈與  
彼耒之藍田而招罪表志者可方其美哉上人其珍之

海翁說

東海東上人年方志學朋友期以成人之禮故雅為海翁  
需余說昔者東海之沂有翁忘機者鷗鳥之來狎者數百  
一日易虛焉則鷗鳥也不復來矣此蓋以人虛乎中則萬  
物咸來朝于吾或機關乎心則物不復朝也惟吾佛氏談  
法性也虛焉明焉廣大湛寂焉猶之大海函乎萬象也凡

天地之間家于上儀于下若明若昧若小若大崇者庠者  
動者植者飛走者裸毛者鱗介蠃然者悉吾性海之中  
物也奚翅一鷗鳥而已哉上人苟以性為海而游之泳之  
一葦杭之而以万物為吾狎焉則年妙而称翁亦宜焉而  
已矣勉之勉之

深耕說

空羊叟郊居每事出游泛觀田野桑柘之間有大麥曰畝  
而異熟者怪之質諸老農曰惰農為世向其所以曰凡地  
耕而淺者所種之物必早熟而不茂深而耕者所種之物  
必晚成而肥碩是以善學稼者患乎耕之淺不患成之晚  
也而彼情者用力弗專所以耕有深淺而熟有早晚也矣  
嗟乎今之吾徒也耕不深而患名晚者豈無愧於老農哉

之言也耶余竊有感于中遂書以告同學端介然  
深耕者之徒也

先學覺說

瑞應瑞上人謁余立字且說夫瑞者嘉祥之應也其應之  
大者三曰天瑞曰地瑞曰人瑞蓋以商有尹摯周有呂牙  
是人之瑞也草之指佞獸之獨角是地之瑞也風不鳴條  
雲成五色是天之瑞也然而斯皆止世間已矣非為出而  
世間者瑞也曰出世間者何也曰莫瑞於佛之出世也  
譬之瑞應華夫佛之為瑞也惟克先覺而覺後覺耳有或  
以天之雨華地之震吼人希有而奇之譎之神之符之之  
而為瑞焉則柳子所謂淫巫瞽史之徒也非所以為先覺  
者也矣遂字曰先學覺而為說

南宗說

無極師之徒曰廣字曰南宗、需余說惟夫吾先震且茅  
六祖能大師其生廣南也初謁東山、知其異人以廣南  
人無佛性而激之師抗顏而荅曰人有南北佛性豈然遂  
得其分器南旋闡化於曹氏之谿是為南宗時也能之伍  
曰秀者立懺于輦轂之下與南宗抗衡謂之北宗而后譚  
禪者遂立南頓北漸之異矣由是西氏之徒水火交攻殆  
若仇讎焉而南氏強而為漢北氏弱而為楚於是乎南氏  
之宗益廣矣而為南嶽為青源而又派而名家者五曰雲  
門氏曰臨濟氏曰曹洞氏曰潞御氏曰法眼氏是五氏之  
家亦各續乃鯀聯乃芳燿、焉燁、焉迨今天下惟知有  
南宗而每復北氏者矣今之取義也其是歟公笑而曰不然

夫大而無外周而弗比謂之廣文明中正而照四方謂之南萬法所歸惟心為主謂之宗若彼水火文攻之徒局乎南北之方黨乎頓漸之宗固非吾所以取義之本也余嘉南宗立義克達其本也如斯故不拒而采其言為說且銘曰明正為南惟心曰宗廣乎庶焉踧尔先蹤

曇仙說

瑞上人需余字且說輒字曰曇仙遂為說曰凡世之稱瑞者固多矣曰麟曰鳳曰芝曰玉乃至卿雲甘露之類者皆是也而世或有目擊之者惟釋氏之談曰優曇華者人覩之寔希矣聞之南瞻部洲大海中有一路其廣一由繕那於是其華也生其間常為海水所覆世有輪王出統乎天下巡幸洲渚由斯路而過焉則海水也為之減其華乃出

一  
焉故華言曰瑞應華亦云希有華金仙之出興于世類焉  
契經云譬如優曇華時乃一出是世上人既學金仙而  
嗣其業異日出為人天之師據手法王之位則人實稱希  
有豈止於世之所謂麟鳳者之瑞已乎哉

### 竹林說

道賢居士隱于吏而君子者也余字之曰竹林且為說曰  
昔者典午氏之世有趣乎竹林者七人曰嵇康曰阮籍曰  
山濤曰向秀曰劉伶曰阮咸曰王戎世稱竹林七賢惟山  
王二氏改莠於歲寒見存於顏彪作五君而咏之而後言  
竹林者耻之故今也直取諸竹之似賢而賢不必於七賢耳  
夫竹也根固而植所以務本也心虛而通所以容物也節  
勁而弗撓所以立志也林楸而弗爭所以貴和也猗猗竹